# 旅店里和一对母女

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当时是夏天。那天我到市里去办事，由于事情较多，办完事后天已经黑了，结果找了四五家旅社都没有床位了。这时候天下起雨来，我看到对面还有一家小旅店，就一头撞了进去。旅店里还有两位女旅客在央求老板娘给找个地方，老板娘还在考虑，又见我来了，就说：“你们看，天下这么大的雨，要是真把你们赶出去，也太有点狠了，但是床位真的已经满了。”

那两位女旅客，年长的那位看上去不过三十七八岁，身材丰满，皮肤白嫩，颇有几分姿色。年少的那位十七八岁，亭亭玉立，很秀丽，很文静。两个女人都穿着裙子，年长的那位穿的是黑裙，年少的那位穿的是绿裙，两人还都穿了肉色的丝袜。年长的脚上穿的是高跟凉鞋，年少的脚上穿的是半高跟的布鞋。我平时就喜欢女人的美腿和美足，尤其是穿了丝袜的美腿和美足，我更是喜欢得死去活来。现在见到这两个女人的美腿秀足，也忘了找不到旅店的烦恼了，一双眼睛频频地往下面光顾。这时候老板娘问道：“你们三人认识？”

中年女人问道：“认识怎么样？不认识怎么样？”

老板娘说：“如果你们认识，到可以给你们想想办法。”

中年女人说：“我们一起来的当然认识，这位是我的女儿，这位是我的表弟。”

老板娘说：“那就好办了，我后面有个仓库，装了一屋木板，给你们铺一张凉席，对付一宿行不行？”

中年女人一双美目向我瞅来，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。有这样的机会跟两个穿丝袜的美女同居一室，那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呀。我连忙说：“好呀好呀。多少钱？”

老板娘说：“每人五元，三人十五元。”

其实像这样的旅店在当时每个铺的价位不会超过三元钱的，老板娘要这么多钱，分明是敲竹杠。中年女人正要争辩，我立刻掏出十五元钱给了老板娘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住下了。”

那间仓库很少，里面堆了一米多高的木板，上面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。一张凉席往木板上一铺，四周几乎没有空间了。有这两个女人相伴，我到希望空间越小越好。我们往凉席上一坐，中年女人立刻掏出十元钱来还我，我拒绝了。我说：“我们本来素不相识，但是今天晚上能同居一室，这是缘分呀，再也不要提什么钱不钱的。”

中年女人显得很感动，连连点头，接着我们就相互作了自我介绍。中年女人姓刘，说是让我叫他刘嫂。那少女十八岁，叫杏儿，是刘嫂的女儿。刘嫂告诉我，她和女儿来到市里是上访的。七年前她的丈夫给大队采石头，被哑炮轰残废了，下肢不能动，成了废人。大集体的时候大队给包一人的工分，但是现在没有工分了，土地下放了，丈夫的事情就没有人管了。她找了乡里、县里，都迟迟得不到解决，所以就到市里上访了。我听了后十分同情，帮他们狠狠骂了乡里、县里的那些官僚，引起了刘嫂的共鸣。很快我们就无话不谈了，好像认识了多少年一样。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杏儿只是静静地听，安静得像一滴水，看着她那美到极致的样子，我一次次的心猿意马。这时候杏儿将脚上的布鞋脱了下来，侧身躺下了。由于杏儿穿的是布鞋，不透气，再加上可能今天走了不少路，所以她的丝袜的底部被汗水沁透了，还有些污渍。一伸脚，散发出很浓重的脚部特有的汗酸和汗臭的气息。刘嫂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女人是汗脚，走了一天路，脚脏死了，又没法洗一洗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都这样熟悉了，又有缘分同居一室，不妨跟你说实话。我喜欢女人的脚，也喜欢女人的脚发出来的味道。这种味别人闻着是臭的，我闻着也是臭的，但是我喜欢这种臭味。闻着这种臭味，我觉得比什么都好闻。”

刘嫂听了这话“咯咯”地笑起来，说：“你这人真有意思，脚味有什么好？”

我说：“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做给你看。”

刘嫂好像从我的话里听出了什么意思，脸一红问道：“怎么做？”

我一把捉住了刘嫂的两只脚，低下头就亲就舔就闻，刘嫂象征性的挣了一下，然后那对脚就乖乖的不动了。我先是轻轻的在她的脚背上抚摸着，然后手指轻掐着她的脚趾根，脚趾缝，又用拇指按住她的脚心，其余四指按住她的脚背，一下轻一下重的揉捏着，轻声说：“嫂子，跑了一天挺累的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她舒服得发出了低低的哼哼声，听我这样问，点点头说：“嗯，舒服，你媳妇真有福气，是不是经常给她这样弄？我可是第一次有人稀罕我的脚。”

给她捏了一会，我的手开始慢慢的往上移动，移动到大腿根，再沿着她的内裤的边沿轻轻的抚摸。她的呼吸颤动起来，呢喃着道：“老弟，嫂子自从你大哥伤了后，就不知道当女人什么滋味了，心里闷着一团火，你可不要给嫂子把这团火燎起来呀。”

我说：“嫂子放心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能给你撩起来，也能给你浇灭。”

她说：“嫂子有什么不愿意？嫂子都比你大十几岁，你不嫌？”

我说：“我喜欢嫂子这样的成熟女人，有味道。”说着我就给她把丝袜从大腿根慢慢地撸了下来，一双丝袜就成了两只很有弹性的圆环，显得很性感。刘嫂的脚胖嘟嘟的，白白嫩嫩，我捧着她的脚里里外外舔了一个遍，连脚趾丫也没有遗漏，又把脚趾含到口中吮咂，那咸咸的味道是太美妙了。然后我给她往下脱裙子，她连忙抬起屁股应和。我沿着大腿一路往上舔，当舔到大腿根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从刘嫂的神秘的地方散发出来的腥臊气息。我没有在这里多作停留，就一下子将整个身体赴在她的身上。这时候我发现刘嫂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将上衣的扣子解了，胸前的小衣服胀鼓鼓的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农村的女子还没有戴乳罩的习惯，胸前穿的是一种没有领子的小衣服，一般是用白色的棉布、或者尼龙布缝制的，胸前有一派扣子，一般有五到六枚。其实戴乳罩可以将乳房衬托得更加尖挺，而穿这种东西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坚挺的乳房。我也没有理会她的紧身小衣服，将胸脯紧紧挤压着她那柔软的胸脯，开始同她亲吻。我们热烈的吻了好久，我对着她的耳朵问道：“你说你女儿睡了吗？”

她也悄声说：“她也老大不少了，什么事情都懂了，你说她能睡着吗？”

我说：“那我们守着她的面干总不好吧？”

她说：“不守着她又有什么办法，我们没有地方呀。”

我说：“她听了会受不了的，过一会我去也安慰安慰她吧。”

她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不是黄花闺女，将来嫁人要受数落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就是亲亲她，摸摸她，不会来真的，还不行吗？”

她说：“好吧。你想这样，我不忍心让你不高兴。”

我问道：“那她能同意吗？”

刘嫂说：“杏儿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很温顺的。”

得到了刘嫂的承诺，我高兴得都快晕过去了，迅速的扒光了她的衣服，热烈而又一丝不苟的用口用手在她的乳房、阴部做足了功夫，伴随着刘嫂的浪叫声，一股股淫液喷向了我的口腔，刘嫂达到了高潮。我还没等他歇过气来，一手握住了她的一支脚，跪在她的胯间，猛烈的进入了她的身体。她的温暖、她的粘滑、她的包容给了我无限的快感。完事后我们紧紧拥抱着，她幽幽地说：“大旱七八年，一下子滋润透了。没有想到做女人会这样舒服的，现在就是死了也不抱屈了。”

休息了一会，我就离开刘嫂，趴在杏儿的脚下。我轻轻的抚摸着她的小脚，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睡了吗？”

杏儿没有回答，但是她的呼吸开始颤抖起来，虽然闭着眼睛，但是那长长的眼睫毛却不由自主地颤动。我捧起她的脚来，嗅着这浓重的味道，觉得这味道好美好美。我把她的穿着丝袜的脚尖含到口中吮咂，这时候她的身体开始扭动起来，口中呢喃着：“不要，不要……”但是并没有挣扎。我专着地玩着那双穿着丝袜的美脚，用我的惯用的方法给她的抠搔揉捏着，她越来越放松了，一双脚乖乖地任我受用。我说：“好小妹，用你的脚丫揉揉我的脸吧。”

杏儿娇羞的脸上显过一丝微笑，一双美丽的黑眼睛朝我眨了眨，便将两只脚都抬了起来，用两个脚心抱住了我的双颊，并且轻轻地按揉。她的脚心热乎乎的，并且有丝丝的原味不断的传到我的鼻孔，我的情绪又开始了高度的亢奋，多么想扯掉小美女的全身衣服，并且进入她的身体，我相信是不会遇到拒绝的。但是我没有，理智告诉我不应该伤害这个纯洁的处女，况且我还和她的母亲有言在先。再看刘嫂，正饶有趣味的看着女儿的一双脚在我的脸上蹂躏，我说：“刘嫂，你该给我降温了吧？”

刘嫂把下身靠近我，双脚抱住了我的腰。我一手握住了杏儿的一只脚，同时将她的另一只脚的脚尖含在口中，腾出一只手去摸刘嫂的下面。刘嫂呻吟着说：“很多水，你进来就行了。”我一边同刘嫂性交，一边含着她女儿的鲜美的丝袜脚，那份冲动和激情，简直无与伦比。在我和杏儿的母亲做的时候，杏儿的身体开始了扭动，手也不知不觉的向自己的下面抠去。于是我一边用力撞击着刘嫂，一边给杏儿抚摩大腿，当我抚摩到她的大腿根的时候，我发现杏儿的内裤已经完全湿透了。正想进一步动作，但这时候刘嫂开始全身颤抖，我知道她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，就放开杏儿专着地应付着刘嫂，不过口中依然含着杏儿的脚尖。刘嫂大叫着到达了快乐的颠峰，我却还没有射。当刘嫂蜷缩在一边轻声呻吟的时候，我看到杏儿的一双娇俏的美目热切地盯着我，小嘴蠕动着仿佛要说什么。我放下她的美足压在她的小巧柔软的身体上，双手抱住了她的脖子，这时候我们的脸上下靠在一起，我闻到了她的发香，以及少女身体上的肉香。那是一种不同于脚的味道，但是却别有一番滋味。我亲了她一下，问道：“小宝贝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杏儿娇羞万状的用很低的声音说：“我也要哥哥在我的全身亲……”

刘嫂把下身靠近我，双脚抱住了我的腰。我一手握住了杏儿的一只脚，同时将她的另一只脚的脚尖含在口中，腾出一只手去摸刘嫂的下面。刘嫂呻吟着说：“很多水，你进来就行了。”我一边同刘嫂性交，一边含着她女儿的鲜美的丝袜脚，那份冲动和激情，简直无与伦比。在我和杏儿的母亲做的时候，杏儿的身体开始了扭动，手也不知不觉的向自己的下面抠去。于是我一边用力撞击着刘嫂，一边给杏儿抚摩大腿，当我抚摩到她的大腿根的时候，我发现杏儿的内裤已经完全湿透了。正想进一步动作，但这时候刘嫂开始全身颤抖，我知道她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，就放开杏儿专着地应付着刘嫂，不过口中依然含着杏儿的脚尖。刘嫂大叫着到达了快乐的颠峰，我却还没有射。当刘嫂蜷缩在一边轻声呻吟的时候，我看到杏儿的一双娇俏的美目热切地盯着我，小嘴蠕动着仿佛要说什么。我放下她的美足压在她的小巧柔软的身体上，双手抱住了她的脖子，这时候我们的脸上下靠在一起，我闻到了她的发香，以及少女身体上的肉香。那是一种不同于脚的味道，但是却别有一番滋味。我亲了她一下，问道：“小宝贝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杏儿娇羞万状的用很低的声音说：“我也要哥哥在我的全身亲……”

很快杏儿在我的服侍下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全身赤裸了。我看着几乎是并肩躺在我面前的母女俩，感觉就好像是在梦中。天哪，多美呀！一个丰满，一个娇小；一个处于满足过后的松弛，一个正在亢奋中。杏儿的一对小乳房高高地耸立着，嫩红的小乳头象两枚红宝石一样分别镶嵌在两只乳房的顶端。我兴奋异常，扑上去热烈而又是细心的享受着。我的舌头在她那从来无人涉足的美妙的地方旅游，时而缓缓游荡，时而狂烈的奔跑。一来是为了满足少女的身心，二来那纯洁的身体也给了我耐心，总之我用尽了浑身的解数。杏儿扭动着身体，一开始只是粗重的喘息，后来就呻吟，再后来就开始浪叫起来，喊着：“大哥，舒服，舒服呀！”就这样在我的舌头的服侍下杏儿到了高潮，一股爱液直喷进我的口中，多么美妙的琼浆玉液，我一点也没有浪费，全部吞咽了。接着我就给她脱下丝袜，先将她那两只小小的秀气的小脚握在手里，正好盈把。我开始用她的脚安慰着我的激昂的小弟弟，她也主动地配合。最后激射而出，射了杏儿一身，肚皮上、乳房上、嘴唇上都有。我拉起刘嫂，指了指她女儿身上的精液，她到善解人意，伏下身子一点点舔去了女儿身体上的精液。当舔到女儿嘴角的时候，她还亲了女儿一下。然后她搂住了我说：“世上只有想不到的丑事，没有做不出来的。要是没有今晚上的经过，打死我也想不到我会和女儿一起招呼一个男人。”

那天晚上我左搂右抱，几乎一夜没睡，上来兴致了就用舌头安慰十八岁的小妹妹，然后再在她母亲身体上体会高潮，最后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次。天快亮了的时候母女俩睡了，我也打了个盹。上午我起来的时候两人还睡的好香。我出去到商店里买了两双长筒丝袜，两条内裤，一双半高根布鞋。她们起来后我就让两人换上新买的鞋袜，说我要拿了她们的鞋袜内裤留着纪念。刘嫂说：“你看我们都什么关系了，你要这些东西给你就是了，还用买新的换？”

我说：“总不能让你们赤着脚，不穿内裤出门吧？”

刘嫂笑了，说：“是呀。”

这时候杏儿低声浅笑着说：“不要让嫂子见到了，如果让她见到了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老婆知道我的爱好，不管我的。”

刘嫂说：“真是好老婆，要不是这样好，我就挑拨你打离婚，我当你的丈母娘。”

杏儿一听，脸立刻变的通红。

整个上午我都带着这对情人逛商店，给她们买了许多礼物，虽然都是一些廉价的东西，没花多少钱，但是看得出来，她们都十分高兴。中午一起吃的饭，吃过以后就一起到汽车站坐汽车。由于我们不是一条路的，我要先走了，等我将要登上汽车的时候，看到刘嫂的眼里流露出真诚的留恋，而杏儿则干脆捂着双眼流下泪来。车开了，我心里总感觉好象忘了什么事情，但一时也想不起来。等车开了有十几分钟，我突然想起我们之间居然没有相互留个地址。我简直懊悔极了，喊停车，连忙下车，等了一会等来一辆出租，直奔车站。但这时候刘嫂母女已经坐车走了。

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说实话，在这些年中，曾和好几个女人有过激情的幽会，但是总找不到和刘嫂母女的那种感觉。思念她们的时候，我就拿出她们的丝袜鞋子以及内裤把玩，睹物思人，只有更添思念之情……

【完】